

行者

孫二娘酒店裏，換上了史詩級新皮膚頭陀套裝，自此才有了綽號「行者」。這裏有四句讚詩：「打虎從來有李忠，武松綽號尚懸空。幸有夜叉能說法，頓教行者顯神通。」

其實，打虎從來沒有李忠。但李忠提前搶註孵化了「打虎將」這麼一個超級IP。以至於那真的打死猛虎的武二爺，反而沒了個正經的Title。那些在KTV裏自稱「歌神」的嘍嘍，見到張學友可能就是這樣的尷尬。

而「行者」之名，實際是個職業統稱，本算不上綽號，不僅不如「插翅虎」「雲裏金剛」等個性化ID那麼花裏胡哨，就是比起同樣二字的「浪子」燕青、「雙鞭」呼延灼來說，也是太簡單了。但也許正是大道至簡吧。四大名著裏圈粉最多的，恐怕正是兩位行者，一個孫行者，一個武行者。孫行者不用說是《西遊記》第一男主；而金聖嘆是「武吹一號」，將武松奉為「水滸」第一人。

（《李忠外傳》之七）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梁山好汉們的綽號，虎是最多的：「插翅虎」雷橫，「錦毛虎」燕順，「矮脚虎」王英，「跳潭虎」陳達，「花項虎」龔旺，「中箭虎」丁得孫，「笑面虎」朱富，「青眼虎」李雲等等。最威風的，無疑是赤手空拳打死吊睛白額猛虎的武松，以及沂嶺殺四虎的李逵，偏偏兩人綽號都與虎無關。而牛皮最大的是，則當推「打虎將」李忠。

第五十七回寫李忠：「打虎將軍心膽大，李忠祖是霸陵生。」「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槍棒為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原來李忠跟阿Q一樣，祖上也曾經闊過，是名將李廣（霸陵生）的後裔，又是包大人的同鄉。只是這「打虎將」的由來，也太敷衍了。

李忠的名字在第三十一回還出現過一次。武松血濺鴛鴦樓之後，來到

娓娓道來

一個故事，如果毋須華麗辭藻，毋須大段描寫，而只是心平氣和地講述，就能深深打動讀者，那故事的作者必定功力深厚，而這種「娓娓道來」的能力令人激賞。

最近剛看完葉廣芩的《逍遙津》，四個短篇《逍遙津》、《三擊掌》、《拾玉鐲》、《小放牛》分別以京劇傳統劇目為題，看似講京劇但其實講的是作者身邊親朋好友、街坊四鄰的生活與故事。老北京的紅牆黃瓦、豆漿油條、市井胡同，都在這娓娓道來中一一呈現。

想起此前我的父親身體不佳，在接受治療時曾用手機寫過一些文字，一來記錄自己接受治療的過程，二來發給遠在異鄉的我，讓我得以了解他的身體狀況。父親的文字就如葉先生般，洗盡鉛華，清澈而甘甜。後來父親身體痊癒，這些文字我也一直好好保存着。

很早之前就想過，要寫一些文字，記述自己父親母親祖父祖母以及親戚朋友的故事。雖然清楚地知道作

為普通人，所經歷過必定不會如小說、戲劇、影視作品一般充滿傳奇色彩，但我相信每個人的漫漫人生中，總有那麼一兩個瞬間是值得被看到、被記錄、被書寫的。我們作為小輩，和長輩們的關係很有趣，如「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對他們都非常熟悉，畢竟從小被他們看着長大，但作為小輩我們也不太會去主動打探長輩親戚們早年的經歷與生活，除了他們面對小輩時慈祥與關愛的一面之外，我們對於他們的了解實際上相當有限。如今，我給自己的目標是疫情平穩之後回鄉探親時，嘗試着與長輩們深談，而將深談的過程以文字或者影像的方式記錄下來，讓他們的「娓娓道來」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和聽到。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服氣冰美式

立秋剛到，是悶熱焦躁的高潮。它就像一個明知道自己要謝幕卻遲遲不肯退出舞台的「戲精」，放棄了本該有的姿態，用力去拉扯這個夏天最後的尊榮。我曾經跟朋友打賭，在所有喝的東西裏，唯一能跟這天氣對抗的，就是早已脫離幻想和天真，用成熟冷淡去描摹人生的冰美式。如果冰美式也有靈魂，那一定是屬搖滾的，帶着一股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猛烈氣息，狂掃走所有不合拍的存在。

有些東西就是講玄學的，比如人生，比如咖啡。人人都知道意式優雅從容，卻仍舊願意在上班時只為一杯美式分神，卡布奇諾和拿鐵一定要熱的，如果加了冰，就彷彿是分手了又回頭的前任，熟悉和陌生各佔一半，最後全敗給了驚悸扭扭的感受。而美式咖啡，我獨愛冰飲，畢竟這場戰役不是比漂亮，不是比出身，是比誰更乾脆利落，更有氣場。如果讓你在眾裏尋他中獨獨挑中「心水」的那一個，也不過是二、三秒命中注定的衝動。

普普通通的美式咖啡加了冰，便一下子鶴立雞群，不再普通了。大概是咖啡獨有的味道，能讓我們味蕾的最遠端跟着這道爽冽無數次回眸，最後停在樸素而恆久的那一刻，讓你在此後的無數個夏天，也仍舊清晰記得當年的味道，於是反反覆覆，痴心不改。冰美式不是簡單的粗獷，它有一股含蓄，巧妙地藏住了咖啡的有趣之處，一半大方地公之於眾，另一半留給你體會，不偏不倚。我之所以把它比作搖滾，是再也找不到不同的那份驚濤，不需要昂貴的裝飾和多餘的關懷。可不是嘛，人越長大，距離反而成了越珍惜的默契，寧可分離也別虛情假意。而它，跟我，既能獨立成為個體，也能在興之所至的時候馬上牽起手，這種不流於形式的性情，多好。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冷門即高級，這或許可作一條時尚定律。論其緣由，與「距離產生美」，大概異曲同工。可能為了尋求「高級感」，網上的「逐冷之夫」致力於挖掘各種冷門之物。當然，人天生喜歡看稀罕。而所謂稀罕，又是極為主觀的，哪怕旁人早已熟視無睹，只要我還沒見過，便仍覺新鮮有趣。時間是最嚴實的地層。當年的大熱門，埋入歲月流沙後，異日重被掘起，便以冷門登台。

我在網上見人做冷門文藝作品的「考古」，推薦內地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黃日華主演的港劇《天龍八部》，等等。這些劇集當年可都是大熱門。人們對劇情津津樂道，甚至為了張慧芳該怎麼過日子爭得面紅耳赤。距今不過二三十年，再被提及，竟已是從記

逐冷之夫

憶冷宮中搭救出來的倖存者了。地球是冷熱不均的，日頭移動，冷處回暖，熱處轉寒，這是自然現象，人間之事原來也沒什麼不同。

話說回來，如果不是網絡創造了廣泛、多元的社交空間，個性化的趣味就不會有如此便捷、交流的表達空間，尋求同道之路將更加艱難，那麼，記憶冷宮被打開的可能和頻次也會少得多。流行文化公認的鐵律是熱得快，冷得也快。當其升級為網絡流行文化時，或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對」

槓，不知不覺地成了「槓精」人設。這些「對」人有個套路：愛東拉西扯，愛延伸內容，愛偷換概念，最後必落到他們自認為「高大上」的幾個觀點。有人主張學西方抗疫「躺平」，若有人轉帖說某地疫情再起，他就回對「染上了也很快會痊癒」；轉西方後遺症研究報告的帖子，他就回對「死人極少」；有人提醒做核酸測試，他就大談核酸檢測的法律依據……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紀念冊

媽可否買一本紀念冊，然後你們互相祝福留念吧。」上個月老師已對學生說。兒子一向很服從老師的要求，早就嚷着要買紀念冊。我和太太帶着兒子去文具店揀選，發現時下的紀念冊與漫畫繪本無異，要不是超級英雄，便是魔怪奇俠。印刷和設計都美輪美奐，當中又有不同分類和頁數，第一頁是主人翁的自我介紹，然後是專門給老師撰寫贈言，再往下去才是給予同學們的專頁。頁面已設計了不同欄目，簽署紀念冊的同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以往的夏天，兒子應該已在放暑假，那麼我家或許已出門旅遊，又或者兒子參與一些暑期活動和學習班，現在則要在「新常態」之下抗疫。

由於早前第五波疫情肆虐，學校在三四月間放了一個特別假期，替代正常情形之下的暑假，因此兒子今天仍在上學。從前說「夏日炎炎正好眠」，這話現今已不管用。本來在放暑假之前，學校都已進行期終考試或畢業禮，這段日子師生都較清閒。這兩年在家網課多於實體課堂，課時較原定的減少，故此現在學生上課仍要趕功課，追回早前受影響的學業。

另一方面，有些事情仍然是校園生涯不可少的。

「你們今年小學畢業了，回家問爸

伊甸園中的創世紀

攜手美國女高音朱迪斯·貝爾根、斯洛伐克女高音露琪亞·波普、美國男高音托馬斯·莫瑟爾等多位歌手演繹。封面採用的是德國北方文藝復興大師老盧卡斯·克拉納赫所作《天堂》中的亞當夏娃雙人像。

在如畫般的伊甸園中，老盧卡斯·克拉納赫呈現了《聖經》中《舊約》第一卷《創世紀》篇章內從上帝創造亞當到二人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等多個重要橋段。畫家採用了歐洲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在同一畫面上表現多個不同時空敘事橋段的「異時同圖法」——前景描繪了身穿紅袍的上帝在告誡亞當和夏娃不要偷嘗禁果；遠景則從右



至左依次包含了創造亞當、人類的墮落、創造夏娃、二人的罪過被發現並最後被逐出伊甸園五個發生在不同時段的情節。

除了世外桃源般的風景，各個橋段間還穿插着多種成雙成對但具

又還要加上「回暖也快」。

網上流行的另一類尋冷活動，以自然物為對象。以動物論，常被晒的如鯨頭鶴、狹獺、變色龍。這些動物或瀕臨滅絕，或天生呆萌，與網絡文化的調性極為合拍。「冷門」成果的展示者還義務標劃知識點。我最近讀到一篇網文，介紹了許多奇異水果，才知道龜背竹的果實竟然有「蓬萊蕉」這仙氣滿滿的名字，味道則是菠蘿蜜、菠蘿和釋迦的混合；山竹有四百多個品種，光我國就有二十一種。學到了這些「新知識」後，再看水果店裏包裝精緻的香蕉、山竹，忽然提不起胃口。看來，新知不僅作用於腦，還作用於胃，拓寬眼界的同時，也製造吃貨。

網上有段接龍文字形容這些人，說是你跟他講情懷，他就跟你講法治；你跟他講法治，他就跟你講民意；你跟他講民意，他就跟你講秩序……最後便是：無論你跟他講什麼，他都給你裝孫子。總之，好對之人常處戒備狀態，指頭麻利，回對極速；內容則是彎彎繞，企圖繞暈對方，繞贏自己。

「對」詞隨網絡發達「火」了，反映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掙扎多了，主觀意識強了，也勇於表達了，使用了「對」時帶有「以強硬態度駁斥」的意味。《現代漢語詞典》改版時，敬請專家們要收進坊間「對」詞的新釋義。這個動詞可褒可貶，不只限於心理的「怨恨」。

學，首先要自我介紹，並且寫下自己心愛的玩具、歌曲或遊戲，頁面只有一個小欄目，可以向對方寫下一些祝福語或鼓勵說話。

回想以前，我的中小學時期好像都有寫紀念冊，但現在已經不知所終。記憶中的紀念冊都是小本子，沒有什麼裝飾。一些同學總愛寫上「萬里長城長又長，我倆友誼比它長！」不然就是「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似乎沒有多少個同學願意寫出較真摯的說話。現在想來，少年不識愁滋味，怎會將離別看得認真？

現在是網絡時代，兒子與他的同學願意提筆簽署紀念冊，以此留下一份列印本，較之他們只愛在手機群組隨意發訊息好得多！

有特殊含義的動物，如左下角象徵慾望的兔子、右側代表純真的獨角獸，以及左側暗指原罪救贖者基督的雄鹿。不過，為了符合特價雙碟裝的統一版式，封面僅保留了前景亞當和夏娃二人的裸身像，以此來強調二人在《創世紀》中人類起源的核心地位。

「碟中畫」《創世紀》／《天堂》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家

會不自覺地在電話亭旁邊駐足，尋一個位置，觀察同學們的表情。他們的臉上，那由衷的幸福和快樂會感染我，讓我感到溫暖和心痛。

有時候會聽見他們扯着聽筒問：「爸，我想暑假去北京實習，你看怎樣？」「媽，你覺得我做我的女朋友行嗎？」「哥，我和宿舍裏那個同學有點處不來，咋整？」我萬分落寞。我也有這些問題，甚至更多的人生困惑，我該向誰問呢？因為這，有一年，我暗暗抱怨：為什麼我就沒有家呢？

父母離開時，我剛剛中三畢業。如何繼續學業，如何過每一天，這些問題壓得我喘不過氣，甚至來不及傷心難過。之後，讀了高中，考入大學，一邊讀書一邊打工餬口，畢業後開始工作，也還要先把求學期間的貸款還完。

這中間，除了對父母的想念，有時也難免心生複雜情緒：讀大學時，每到周末，校園裏的公共電話亭前排起了長龍，同學們都在給家人打電話，和父母報平安、說着心事。面對這些，我會羨慕不已。我

的那份遺憾，也可以更坦然地面對親情的離別，以及今後的人生。

其實，我的家一直都在，雖然親人過早地離開了我。但只要我還在，我對親人的愛還在，我認真地過每一天，生命就依然延續，這個家就一定在。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